

李慶西 — 著

人間筆記

《人間筆記》以日常瑣事入文，
在毫不動聲色極有節制的敘述中，
點化出趣味盎然的人生意味和審美情致。
二十餘篇故事的發展，純乎天籟，
信手拈來的生活中，猶存作者清高淡遠的生命情致。

人間筆記／李慶西著.--初版.--臺北市：
業強,1993[民 82]
面；公分，--(文學風情；62)
ISBN 957-683-109-1(平裝)

857.63

82001098

文學風情⑥2

人間筆記

●著者.....李慶西

●出版者.....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話：(〇二)三〇四三一五二・三〇二五一四〇

傳真：(〇二)三〇四三一五三

郵撥：〇七四三八二一九 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陳春雄

●編輯.....張碧珠・朱淑芬・焦慧蘭・徐欣嫻

●美編.....蔡森江・潘俊傑

●發行.....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樓

電話：(〇二)二一八三五六五(代表號)

傳真：(〇二)二一八三六一九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遼陽北一街13號

電話：(〇四)二三〇六六二九

傳真：(〇二)二三〇六六二四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3二二〇號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整

一九九三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3-109-1

自序

我不相信作家能夠把握時代潮流，所以寧可把小說看作一門小處著眼的學問。從細微瑣屑的事物上觀察世道人心，說起來並不豪邁，做起來卻是一樁很有滋味的事情。因為這會使你獲得意想不到的感受。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看上去，人們各自不同其實也是大率相似的行為習慣並不重要，不能影響歷史進程和社會變革，似乎不能。不過，你試著把那些瑣屑的印象描述出來，做成文字，情況多少就不一樣了。好像是放大了事物本來的意義。因為，別人熟視無睹的那些東西偏讓你這樣特意地拈出，你自己都會覺得人生的內容要比往常感覺到的豐富而深切。

其實，仍然是它本來的意義。作家把日常印象做成小說，無非是利用了人們心理記憶的盲區和偏差之處。當然，這很重要。生活的意義本來不在別處，可是由於某種

與生俱來的心理因素，由於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如今再加上大衆傳媒的播弄，人們關注的焦點往往投射到外部世界。諸如戰爭、競選、種族衝突、人事糾紛、法律訴訟、股市行情、足球、賽馬、歌星和影星以及他們的婚變和緋聞等等……。同時又自覺地承受著來自外部世界各個方面的壓力。不過，這種讓自己的注意力從日常生活中逃逸出去的行為習慣，本身即具有充分的日常性。套用一個通常的說法，這也是一種無聊。說來，「無聊」並不等於閒愁和無奈，也不一定都表示某種失落狀態。人們忙忙碌碌之中也許就包含著更深刻的無聊。精神上不到位就是無聊，這倒往往產生於尋求之念。「衆里尋他千百度」，尋得起勁，實際上已大大地錯位。至於「驀然回首」，即是哲人的見地，一般人不做這種終極意義上的思考。

可是，尋常百姓的行為習慣既然反映為全社會的自在的精神狀態，其中想必隱含著某些導致變革的歷史動因。人類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說來也是由於無聊而造成

的。

小說不可能直接去闡釋這裡邊的轉換關係。過去的事態已有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分析過了，而未來的變化又有誰能吃得準呢？

不必為那些形而上的問題去尋尋覓覓，一個作家倘能把握住自己觀察到的東西已

經不錯了。生活中總有疑問，而多半又是你無法解答的，那就讓它去吧。秋日的夕陽的確讓人惆悵，就像一篇小說快寫到結尾時還不知該怎麼收束。其實，惆悵的時分喝酒正好。

我寫《人間筆記》裡的各篇作品時，沒有像現在這樣思量作品以外的問題。偶爾也懷疑自己的著眼點是否合適，但那種念頭只是稍縱即逝。寫作畢竟另有快感。為了保持那種快感，我總把檢討自己的任務留給別人。真是不好意思。

《人間筆記》能與臺灣讀者見面，我十分高興，這要感謝業強出版社和陳信元先生的好意。

李慶西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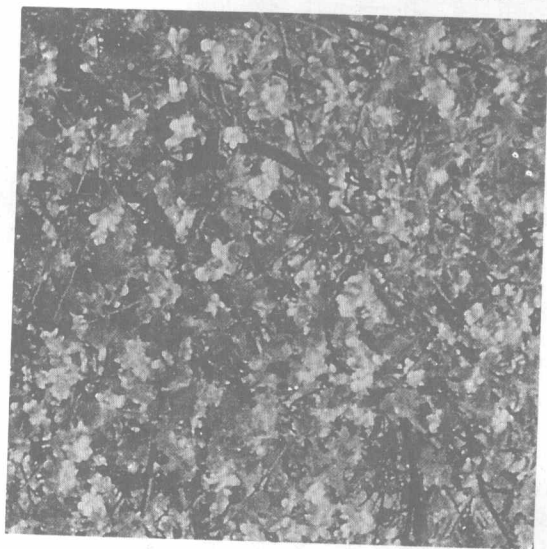
自序	2
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三題）	15
喝一杯	21
阿 鑫	36
開飯館	46
守夜人	57
皮科長	
藏書家	

鑰匙與鎖（二題）	64
城牆腳邊	78
第9999號路燈	84
星期四	91
有個男的……	101
來鳳儀	110
龔潤甫	113
邱汝禪	116
蛇蚤老五	120
街道與鐘樓	133
社會閒雜范鶴屏	155
好人阿堯（四題）	175
「蜂窩煤」和「廢次殘」	186
日 晷	191

宣傳隊軼事（二題）	238
閻老怪	228
拐脖	218
趙瘸子	215
「狗皮褥子」	210
老仲	206
觚樓	200

人間筆記

文學
風情



李慶西◎著

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吸煙者傳奇三則

題記

本城居民好談天，喜聞怪誕之事；街坊中多有饒舌者，撥弄異聞異趣，夏夜納涼，邀衆聚坐，大擺其「龍門陣」，猶舊時說煙粉、靈怪、撥唇拽舌，不亦樂乎。偶或，實無秘聞可取，乃杜撰某人軼事，以饗四座。

下述三則皆街誦巷語，與吸煙者有涉；著曰傳奇，實為凡人瑣事，不足為怪。

張三

張三不會喝酒，一沾酒就上臉，臉紅了便是醉了，醉了便要酒瘋。有一年給丈母

娘做壽，被小舅子勸了兩口，竟當場應驗，那回他的出乖露醜真是一個絕妙的故事，他日大可一講。

他也不喝茶。他說喝茶不如喝橘子水，而喝橘子水不如喝檸檬汁，喝檸檬汁又不如喝咖啡，但喝了咖啡睡不著覺，不如不喝。

剩下只有一樣嗜好，就是抽煙。他煙癮很大，因而生出人生的許多麻煩。

就說那天夜裡，突然有人敲門……

來者是一位要好的同事，也是一位癮君子，跼著拖鞋，翩然而至。其實沒旁的事兒，只是來他這兒「蹭」幾根煙抽。附近商店早打烊了，這時候沒地方買煙。

吸煙者聊天，煙本身就是一個話題。他倆坐在沙發上，議論著市面上煙酒提價的事兒。這是一個百談不厭的話題，彼此經常就其中實質性問題交換意見。該同事一說起來便有些憤憤然，以為此舉純屬限制消費。張三說事情不能一概而論，煙價自然應削低才是，而酒價實在還須大大提高。對方冷冷地搖頭，煙酒一家，自古而然，豈能分而論之。張三叫他別鑽牛角尖了，良莠不分，實乃愚夫之見。

兩人一邊談著話，一邊吸著煙。將近十點鐘光景，張三發覺不妙，最後那盒煙業已告罄。煙逢知己千支少，他倆湊一塊兒，抽得愈發起勁。談話正在興頭上，主人實

在不忍客人離去，決意出去借一盒來。

「你稍等，我去去就來。」

張三趑趄著拖鞋下樓去。這兒相鄰的幾幢住宅都是他們單位的宿舍，所有的住戶都是同事，他都認得。但這會兒多數人家已熄燈就寢，這就不便貿然造訪。需要觀察一下，哪家的燈還亮著，而那家主人是否抽煙……

樓對面牆根下，有個水泥砌的垃圾箱，張三爬上去，選擇一個便於瞭望的角度。

先從一單元開始。六樓只是西頭第三個窗口還亮著，那家爺們不沾煙，卻是個酒漏子，他屋裡一打嗝兒，樓下都能聞著那股酒糟味兒。五樓全黑了。四樓亮燈的那家是寡婦，過去她男人抽煙，她也跟著抽幾口，可惜那口子死得早，沒能接上捻。再往下來，三樓倒有兩個抽煙的主兒，看樣子這會兒還沒躺下。可是碰到這二位，張三心裡有些犯難。西頭的馬褂去年向他借錢，他沒借給。那小子說是買彩電，張口要一千塊。一盒煙跟一千塊當然不成等價交換關係，但說到「借」字，同樣在於人情，須得有來有往。這一掂量，張三便有些不好意思。至於東頭的洪會計，則是另一說，他倆倒是常有來往。可是，前不久洪會計剛從他那兒借去一盒煙，沒還他。這時候找上門去，豈不是大有討債的意味？人情這東西說來也很微妙，禮尚往來，既要端平，又不

能完全端平。真要是兩頭端平，就少了那份意思了。是啊，人情有送的，也有賣的，可這玩意兒就是不能找還。這二位除外，一單元就沒有別人了。二樓以下都沒亮光。

二單元的情況更要複雜一些。亮燈的窗戶不少，但問題是，這樓裡吸煙者的身分不好掌握。譬如四樓東頭那家，那雙胞胎哥倆，一對十二、三歲的半大孩子，常叼著煙卷在街上扔石子，你能找他們去借煙？再說三樓牛經理的二媳婦，有時也見她在陽臺上吸煙，那煙卷夾在左手的中指和無名指之間，見人還遮遮掩掩的，你這要上門借煙，說不定她還要說你誣賴她，說你侮辱婦女！另外，還有那些所謂「抽煙的」爺們，平日在班上狗學人樣地跟大伙玩幾根，回家就不抽了，那些家的娘們也真叫娘們，聞著一點煙味就不讓男人上牀……上述種種，情況雖各有不同，但作為「吸煙者」的身分恐怕都靠不住。上下左右捋過來，這樓裡真正算是抽煙的只有兩家。一家是鍋爐工大鑫，這傢伙不幹正經事兒，偷雞摸狗，揀破爛兒，張三向來不跟這號人打交道。另一家是新來的黨委書記老馮，住三樓的一個中套（大概是臨時將就的），屋裡亮著日光燈。張三瞅著那個窗口，躊躇良久。三更半夜跑到書記家裡借煙，是不是有點什麼……這不能不考慮。可是，沒等他拿定主意，那盞燈滅了。滅了也好，張三心裡倒渙然鬆快下來。

剩下只有三單元了，就是張三自己家那一幢。這個單元內部格局跟前兩幢不同，朝南這邊，有的人家是兩扇窗，有的是一扇窗，個別還有三扇窗的。稍不注意，就排錯戶頭，而一戶排錯，餘下皆錯。現在，五樓中間還有個窗口透著亮兒。那是誰家？王豁子家？不對。魏哈哈搬走了。丁胖子家還數不到那兒……媽的，差點糊塗了，扒拉半天，原來是自己家窗口！張三拍拍腦門，忍不住笑了。他耐著性子，心裡默默地排點著。六樓、五樓、四樓、三樓……一戶挨一戶，都跟戶主對上。當然，主要是認準那些亮著燈的窗口。那都是誰家；那家爺們是否抽煙，而且是否正牌的抽煙人；其身分、地位如何……

自然是天無絕人之路，就在這時候，就在這個單元，張三終於發現了可靠的目標。就是那家——四樓左數第七個窗口，你瞧，那誘人的燈光！那仁兄也真能熬夜，不抽足了煙怕是睡不著吧？為了避免出現差錯，他又仔細數了數窗口，核對了心裡那份住戶名單。看來是一點不差。

他進了樓裡，一口氣奔上四樓。敲過門。不料，那家爺們不在。主婦好像剛睡醒一覺，隔著房門問：

「你是誰呀？」

「聽不出來？我是張三！」

「咦，咋回事兒？俺那口子不是上你家去了麼？」

「喲——」張三一愣，轉過神兒不禁啞然失笑。「你不說，我還忘了哩！」

李四

李某行四，職業不詳。

論抽煙，李四恐怕不在張三之下，說來此中甘苦也略知一二。

且說某周末之夜，李四熬得很晚，為著寫一份報告。事關改革大計，筆下絲毫不得馬虎。不消說，愈是這種時候，煙抽得愈多。李四不怕煙火斷捻，他都是成條成條地進貨，家中儲量頗大。本城吸煙界笑傳張三夜半借煙之事，李某嗤之以鼻。

時值深秋，夜籟清靜。李四安然伏案，竊喜家中無人打擾，老婆帶孩子上姥姥家去了。他想，下回再碰上寫報告的時候，讓她們上孩子舅舅家去。

報告照例寫三個部分，前邊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帽子。開頭這段還算順手，有許多現成佐料。接下去進入正題，筆頭已覺滯澀。李四平日難得擺弄文字，路數不大熟悉。好在煙能提神益智，促使大腦血液循環，故時有靈感出現。難怪外國人管靈感叫

「煙士披里純」。

午夜時分，李四抽煙抽到一定火候，思路果然大開。國際、國內；宏觀、微觀；天上、地下……此刻，筆下信馬由繮、一往無涯。一連寫了滿滿十幾頁稿紙，他停下來，抓起一支煙，稍稍喘口氣兒。

可是，正要劃火的當兒，他猛然發現火柴盒裡空了。手上這根火柴莫不是最後一根了？他心裡隱隱地有些不安，這節骨眼上離了火柴可不好辦！

聽說有些抽煙的一天只用一根火柴，也就是一根接一根，從早到晚不斷捻地抽。那把式，他玩不了。他煙癮雖大，終是沒有修煉到這般火候。

他總覺得房間裡應該還有火柴。他記得自己有隨手亂攔火柴的毛病，有時扔得東一盒西一盒的。奇怪，那些火柴都上哪兒去了？他滿屋子打量過來。開始，他還慢條斯理地搜尋，後來就捺不住了，抽屜一只只拉開，櫃門一扇扇打開，噼嚦啪啦……廚房找了，衛生間找了，盥洗室全都翻遍，碗櫃頂上還摸一遍，沾一手灰。

總共找出十幾只火柴盒，都是空的。他氣得一只只把它們踩扁，踩得嘎吧直響。他從屋裡轉到衛生間，從廚房轉到過道。

除了冰箱，都找遍了。乾脆冰箱也拽開來瞧瞧……他媽的，這也叫冰箱！

的確沒了。這是最後一根火柴。這意味著他只能抽最後一支煙了。

莫非真想像張三夜半借煙那樣四處借火？那倒愈發等而下之了。

況且，現在上哪兒去借火？他向窗外探了探，四下一片漆黑。

有煙沒火，真叫折磨。再說這還影響改革，沒有火抽不了煙，不抽煙就沒有靈感，就寫不了報告，就展不了鴻圖……他越想越惱，竟撩開嗓子嚎叫起來——

「火柴！火柴！火，火……」

彷彿是乞靈於某種神諭，乞靈於有燧氏和普羅米修斯。他在沙發上打滾兒，叫得真是淒厲。然而，就在這一瞬間，猶似一道電光在腦瓜裡閃過——他媽的，有了！——他倏然獲得某種靈感，某種頓悟，某種天賜良知，爬起來便到廚房裡去了。

他用那最後一根火柴，把煤氣灶點上。上天的旨意往往是最簡單的辦法。

藍汪汪的火苗呼地一下竄上來了。端視著燃燒的火，他簡直要歌唱了。不過，別讓火苗白白地空燃，他順手坐上一把水壺。既留著火，又利用它燒開水，撿草打兔子一舉兩得。他點上煙，回到寫字臺前。

當他再去廚房點煙時，壺裡響了。過一會兒，他把開水沖進保溫瓶。他又灌了一壺水，坐上。